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至四百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范鳴譓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羲叟　林槩　李覯

何涉　王回弟向　周堯卿　王當　陳暘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為盜悉黥為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戉休惟堯與隣粤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河

豈云敢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内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後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懐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歴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録其材而捨其過尚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

即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天時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年為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遇春夏則氊裘皮履羊弓塞馬不為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成功立事在于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

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折納見錢以貴糴官府多積兵後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來于今七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褻飢衆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貲成功而賚之可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為勢必擇四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敢者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

則同戰以驅逐寇歸則晝疆以扞敵苟塞斷山路餘寇在燕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熱有退無前使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為一將多則分部扞敵攻城兩晝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不勝我實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其謀畧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二從新者先賣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易粟錢帛之價十分增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本場以交貨得貨者緣

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為兩地費用之耗自然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勸之於穡故必民效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轉般何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為後繼令將用二十萬之衆後三十州之民願陛下明降日月之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悅而忘死士得仰給則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起為左補闕復直史館遷修撰預修國史以尚書戶部員外郎

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傭書人翟頴者旦嘗與之善因為改姓名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薦可為大臣又舉材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謂旦所為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既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善中官王繼恩為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

州團練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為保信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服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再遷秘書監卒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畧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斵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為時論

所薄既死子孫貧甚寓柩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為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公疎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録七篇年四十餘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歴城主簿張知白薦為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

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内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顔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曰存道先生

劉顔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

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爲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兖州青州皆辟爲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

偁禹偁竒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
知廣濟軍尋以戸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
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
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陜州卒
弁性孝友所為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
則三篇為世所傳與李廸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
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

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

直講車駕幸大學賜緋衣銀魚召為邇英閣祗候說書
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
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
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
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
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
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
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録藏秘閣特

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辟為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為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

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二者乃可以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曰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闢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渢渢震摇六合如乾之動

如雷之發昆蟲蹢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
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頼
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
予篚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
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
京兆堲予纔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
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

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釐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剥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

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轍轍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畯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

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巳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蹴踖重足屏息交相敎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

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
皇帝一舉羣臣懾馬諸侯畏馬四夷服馬臣願皇帝壽
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蠹斥竦也詩且
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
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
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温謀反捜其家得介書夏
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
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兖州以驗介事

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
行探懐出奏藁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
為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
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
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茍召問無異即
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
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
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厘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

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

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餙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既卒詔賻其家

劉羲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歷天文五行志尋為編修官改祕

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
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强記多識尤長於星曆
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弇而直聲鬱不發
又陜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
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
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
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
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

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歷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幼警悟舉進士以秘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富人閉糴以邀價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饑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為兵而令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令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用兵之法四斂一民部以為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為調習則人便干戈馬

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為兵柵要衝購徭人使守禦徙淮安軍程琳嘗禁蜀人不得自為渠堰聚奏罷之又言蜀饑願罷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

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

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相通為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

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名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有个名太廟之内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

無以知寤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

門又見王宫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令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内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居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宫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為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

丙巳之地王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窻是謂八窻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里圖

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為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覯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為郊社齋郎何涉字濟川南充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第調落交

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龎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畧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元昊納欵籍召為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親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祕書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彥博龎籍薦召還除集賢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嵗滿移合州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其家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

未甞談人過惡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甞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經以聽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甞舉進士中第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

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

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

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
與之友乎退居穎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
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在穎川
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為郊
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公議先
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
意去居穎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穎弟

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頮為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頮邪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張羅大綱漏略零細校其所見未為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

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險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子嘗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為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

去未是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先生雖去絶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彊舌不語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得可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背復憎詆笑縱横得其細過聱張口播緣餙百端德敗行破自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今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

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覗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黙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難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黙先

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以慶歷

五年辛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
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
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
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
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又為
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
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
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

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

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毀州司理參軍詵湖州歸安主簿謚諷諲說誼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畧嘗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塡撫四方親附

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茍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當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為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三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凡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蔟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

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紱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並行于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儒林三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閌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

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温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温為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光入相嘗欲薦伯温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温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温曰恕傾巧或

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
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第又
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益以康為光子言確有
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
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
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
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
謂康素以伯温可託請以伯温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

温既至官則誨植曰温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温伯温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温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

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既辨

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温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温闇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温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

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

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温游及當相乞行追録始贈秘閣修撰嘗表伯温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温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録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内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傅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

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為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
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
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
鼎都督川陜荆襄辟樗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
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
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
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
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

德遠有重望居閫令莫若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愚曰諾於是入奏曰令沿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愚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愚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愚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愚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愚浚相得驩甚人知

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懐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為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即位用

為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𢡟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𢡟以作二箚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𢡟𢡟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𢡟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壻也遂以妻之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

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為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在揚州㕔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見曰興祖始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為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為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為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為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

卭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輿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輿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輿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

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閌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
第執政薦之召為秘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
庸篇閌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
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
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
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為二又周
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

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列若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今則名為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為

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閎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閎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為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閎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為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閎所建明閎又言建學之

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師維藩詔除
國子録維藩𦍤山人精春秋學林栗其髙第也故首薦
之新學成闕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繼率諸生上
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闕講易泰卦賜三品
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闕曰閣下為師儒之首不能建大
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
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掃地矣闕少宗程頤學宣
和末楊時為祭酒闕為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

以閎為首稱由是知名閎除禮部侍郎帝因問閎張九成安否明日復以問秦檜檜疑閎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閎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檜嘗使姚孚請婚閎辭之其著述有春秋集傳行於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言當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為太學正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

郎當是時帝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已先請夜開宫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眞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勲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寶奢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

公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遷為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奈何大昌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脩政事則大有為之業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除浙東提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寧罷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

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吉贑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坑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脩撰召為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為功求内降給賜所置田産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違法置田又移科徭於民柰何許之况自脩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寖

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帝以為然兼給事中江陵都統制率逄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為矣逄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

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為先鋒今率三年輒補外用遣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衛勿遣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戍將蕭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裴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諜者衷甲縱火為內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諜者賊遂散去遷

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録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邉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頴福州侯官人紫微舍人呂本中入閩之奇甫冠從本中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召為秘書省正字轉校

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久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共患

難者非得如龎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瘵疾乞外
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
東萊呂祖謙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
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
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
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
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

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戸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倖進臺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為執政鋭欲去之覺其不可屈遂以老疾力辭不拜而光朝及劉朔方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脩

實録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説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為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鋭甚光朝自将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黄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将遮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

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脩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

為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敎終身遁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敎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讙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太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為相交薦之召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

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部右侍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潮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憂去免喪召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絶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

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

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吴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吴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已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

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曰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

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脩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逼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

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兹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兹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令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

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

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

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倓知其必取葢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葢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

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将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

本原聖學髙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宫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官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

地之氣隔絶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殿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吕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以

直秘閣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群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已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

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為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録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歴成參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悦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
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萬壽宮
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
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
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
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為人
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
不見用韓侂冑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

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

先生賜謚文節子長孺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